



济南战役幸存老兵参加升旗仪式。 记者 郭蕊 岳致呈 摄



于肖烈士之子于凤鸣携全家给亲人鞠躬。

英雄有“名”！英雄山上立起49座丰碑

济南为首批49名寻亲成功的济南战役无名烈士立碑

本报济南9月24日讯(记者 李培乐 姜凯 郭蕊 岳致呈) 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烈精神,9月24日,在济南战役胜利74周年纪念日之际,济南市为首批49位寻亲成功的济南战役无名烈士举行立碑仪式。

上午9时,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济南市委副书记杨峰同志致悼念词。随着大屏幕上一座座烈士墓映入眼帘,一个个烈士的名字被永远铭记;《献花曲》响起,武警官兵高抬花篮,庄严肃穆缓缓走向革命烈士纪念浮雕。

军地有关领导同志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烈士行三鞠躬礼,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仪式完成后,烈士亲属前往墓区祭奠,74年的等待与期盼,终于梦圆英雄山。

74年前,济南战役拉开战略决战大幕,两万余名将士血染沙场,五千多官兵长眠于此,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当年战事频仍,许多烈士捧土为墓、削木为碑,姓名无从考证,成为无名烈士。

英雄功勋历史铭记,烈士英名山河不忘。党和政府、社会各界一直在不懈努力,为烈士寻访亲人。2021年以来,在退役军人事务部、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指导下,济南市率先运用新型DNA技术为无名烈士寻亲,成立烈士寻亲中心,组建寻亲工作专班,为安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811位无名烈士,提取DNA样本705份,5次出征,奔赴14市70多个村镇,行程2万余公里,让49位“无名烈士”重归“有名英雄”,烈士英灵得偿所愿,齐鲁英烈事迹感动中国,在全社会营造了“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烈士亲属代表、济南战役老战士代表,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中心、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济南市委市政府、济南警备区、市中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同志,烈士户籍所在地退役军人部门代表,退役军人代表,济南市民、公安干警及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机关干部代表参加了此次无名烈士立碑仪式。



平邑县烈士裴守清的亲人。

为烈士寻亲,他们奔波2万公里

他们曾被统称为“无名烈士”,静静躺在泉城大地上无声无息。74年后,济南首次在全省甚至全国使用DNA技术比对,让烈士“回家”,无名烈士从此不再“无名”。

记者 李培乐

行程2万多公里的寻找

结婚9个月,丈夫离家参军,张淑卿一等就是74年,直到今年1月12日,张淑卿从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那里得知,丈夫孙学通现安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老人一生的等待终于画上句号。

9月15日,临沂平邑裴家沟的裴守玉和七弟,等来了二哥牺牲在济南的消息,这个消息,他们同样等了70多年。

像三位老人一样,49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烈士的亲属,收到了来自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消息,他们寻找多年的亲人终于有了下落。在这背后,是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上百份无名烈士信息的比对和2万多公里的行程。

“让无名烈士变有名,让烈士亲属得到慰藉,是一件和时间赛跑的工作,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一级调研员李晓文说,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提取了685份无名烈士DNA有效样本,目前仍有多份样本在进行信息核实。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陈列科副科长周光涛说,在寻亲走访中,收获了不少感动,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张淑卿的故事”。

“老人其实在1958年就收到了丈夫孙学通的烈士证,但因为找不到丈夫的安葬地,老人一直觉得丈夫还在,这一等就是70多年。”周光涛回忆称,当时寻亲中心工作人员见到老人,告知她丈夫就埋葬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时,老人看上去很平静。虽然已经94岁,但老人仍清楚记得丈夫离

去那天的情景。“1947年农历六月初五那天,雨下得很大,我们结婚才9个月。”老人回忆说,那天她给丈夫做好了早饭,但他没来得及吃一口就去参军了。

“济南共有烈士17841人,其中无名烈士1878人,至今还有很多烈士没找到家。济南战役已经过去74年,现在烈士仍健在的亲属逐年减少,为烈士寻亲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工作。”李晓文说,现在有了DNA新型技术手段,让为无名烈士寻亲有了可能,一方面是让烈士得到安息,也是给亲人这么多年的哀思提供一个可以寄托的地方。

烈士亲属们的记忆

很多烈士生前都是年纪轻轻就参加了革命,有子女的很少。在第五次寻找中,枣庄和临沂这一路,有两位烈士最近的亲属是侄子,也都到了古稀之年。从他们口中,只有上一辈传下来的关于烈士的零星信息。

“当时家里穷,我叔叔孙清冒是穿我父亲的衣服当兵走的,从那之后就再也没回来。”滕州西岗镇姜桥村69岁的孙化位告诉记者,自从叔叔失踪后,家人千方百计寻找,都是杳无音信。

同样,1948年之后,临沂市平邑县流峪裴家沟的裴家人同样心急如焚。“当时听从战场回来的人说,我二叔(裴守清)在战斗中被打倒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68岁的裴成林是一名教师,他珍藏着二叔的烈士证。裴成林说,叔叔失去消息后,奶奶曾套上驴车去平邑县城寻找,但没有任何消息。从此逢年过节,桌子上会多摆一副碗筷,“我奶奶说要有二叔一碗饭”。

让人庆幸的是,平邑县烈士

裴守清还有两位健在的弟弟老五和老七。老五裴守玉已经行动不便,但说起二哥还是忍不住擦眼泪,“打孟良崮时,二哥回了一次家,吃了一个煎饼,就再也没回来。”说着,老人抽泣起来。

说起这段故事,裴成林也有很深的记忆。当时裴守清烈士所在的部队攻打孟良崮。行军中,裴守清告诉连长,“这个村就是我家”。于是,他就和连长急匆匆来到家里。看到当兵的儿子回来了,母亲赶紧去摊煎饼,“我二叔和连长一人一个煎饼,加了鸡蛋。当时奶奶问二叔怕不怕,他说不怕,吃完就追着追部队去了。这就是最后的音信。”裴成林介绍。

让更多无名烈士“有名”

周光涛介绍,其实从1998年开始,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就开通了寻亲热线,但受困于各种因素,当时只是为园内安葬的有名烈士寻亲,截至2021年,23年的时间,也只为216名烈士找到了亲属。找有名的烈士都那么难,让无名烈士“有名”,就变得难上加难。

“虽然有了DNA鉴定技术,但这些烈士的遗骸已经长眠地下70多年,能否鉴定出DNA信息谁也没底。”周光涛称,好在当时随机提取的4份样本中,鉴定成功了2个,这让当时参与寻亲的工作人员都看到了希望。

“提取、鉴定、比对、筛查、核对、确认。”在李晓文看来,这些环节缺一不可,DNA鉴定完成后,寻亲最关键的一环就在最后的“确认”上。自2021年9月7日首次寻亲启动,到现在已进行了五次。

青山有幸埋忠骨,未来,济南必定让更多的无名烈士“有名”。

现场特写

记者 郭蕊 岳致呈

9月24日,济南英雄山新立起了49座英雄的丰碑,济南,以城市之名,以最高礼遇致敬英烈,致敬烈属!

“很多人我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当年攻打济南的时候,战友们为了祖国解放英勇奋战,长眠在这片土地上,我永远怀念他们,向他们致敬。”90岁高龄的老战士侯炳良激动地表示,济南战役的胜利日,也是他和很多战友永别的日子。

93岁老战士王培荣说,“就是爬,也要来!”老战士心中惦念着昔日的战友,近百岁高龄也要来现场见证这一神圣时刻,“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这是49个家庭圆梦的时刻,他们手扶着亲人的墓碑,难以抑制心中哀痛,他们诉说着相思之情、临别之苦,眼中流露出“幸得余生能相见”的感念之情,了却了此生最大遗憾。

来自烟台莱阳的张志桂和弟弟张志华,终于见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哥哥,在哥哥的墓碑前,张志桂声泪俱下地诵读了手写的悼文,跟哥哥说说这些年的心里话。

张志桂说,父亲临终前的遗愿,就是找到自己参军的儿子张志诚。在这一天,他们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张志桂把哥哥的画像紧紧抱在怀里,凝视着哥哥的墓碑,久久不肯离去。

来自烟台海阳的于凤鸣也怀抱着鲜花,带着一家三口来到父亲的墓碑前,他小心翼翼地捧出用红布包裹着的小母亲坟前的黄土,哭着喊道:“爸,我带着妈来看你了!”他流着泪,用颤抖的双手把母亲坟前的黄土细细铺在父亲的墓碑周边。“妈,我把你和爸合葬了,您老要是泉下有知,安息吧……”

“我父亲当时走得仓促,作为民兵连长,他得带好头,只留给母亲一句话,‘我得去当兵,我得走了’,后来只给家里来了一封信就没消息了。之后,母亲生下了妹妹,一直到处打听父亲的消息,都没有音信。”于凤鸣说,1958年,母亲等来了父亲成为烈士的消息,她悲痛欲绝,也没有改嫁,一生只守着他 and 妹妹,临终前最大的惦念,还是父亲。于凤鸣趴在父亲墓碑前,细致地为父亲整理铺在棺盖上的国旗,眼泪止不住地流……

以城市之名致敬英烈——
只要我们记得，他们就还活着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于梅君 美编:马秀霞 组版:颜莉